

心之所向 勇往直前

Courageously Go Forward Where Your Heart Desires



楊昌羣

大林慈濟醫院
骨科部主任

成長在華陀濟世的中醫家庭，我會走上醫學之路，一點也不意外，而且正是父母引頸期盼能繼承衣鉢的中醫系。但預埋的伏筆則是在醫學院時期的中、西醫雙修。畢業後，以中醫師身分執業兩年，終究理清思緒踏上另一段挑戰十足的旅程，從花蓮慈濟醫院到大林慈濟醫院，放下針灸針，改拿起手術刀，想著面對病人的苦不堪言時，帶給病人更多的幫助。

人生，總說不準，但卻能決定把握當下，做就對了。

雙親都是中醫師，當年跨越中、西領域的學習，想的是中醫應與時俱進，不斷更新醫療的觀念，但回想當年的中醫訓練環境仍未竟成熟，不像現在可以到西醫見習一般開放，自己在中醫執業時常面對與骨科相關的症狀，總覺得能處理的有限，於是毅然轉向骨科，因為喜歡「動手做」，在骨科臨床的治療上如魚得水，從及時治療病人的傷痛中獲得很大的成就感。

其實，每當開刀房有護理夥伴發生落枕時，我就會拿出過去的中醫本事，為他們針灸緩解症狀。



每天都進步一點

「在邊做邊調整中，不斷地進步，反覆多次後，調整出一個對病人比較好的方法。」

感覺我「勇於行動」的基因在體內始終活躍。幾年前研發出的雞尾酒止痛療法，讓七十多歲的長輩在完成人工膝關節置換後，避免傳統術後的劇烈疼痛及復健困難，當天就能下床走路，做股四頭肌及足踝運動，甚至成功預防靜脈栓塞等後遺症。勇於行動，因為「總是想讓病人再更好一點。」

風險難免，很多嘗試的風險其實是可控的！

有的醫師很聽話，老師教什麼就照著做，若嘗試一點改變就會覺得麻煩、有風

險。至於我，不是最聰明的學生，在參與會議時有很多人提出開刀後止痛的經驗，儘管作法或效果不見得那麼好，但在彼此交流中獲得許多建議，再透過查詢國際文獻及臨床上護理師、專師對病人治療反應的回饋，一步一步改變作法，反覆多次後，終能調整出比較好的止痛方式，讓病人有效減痛。

而在工作上難免遭遇瓶頸，甚至，感到挫折，得想辦法從這些漩渦中跳出來。因為，再怎麼細心，病人還是可能發生小的併發症，或是和預期不同的情況，怎



麼會沒有挫折感呢？但與其難過，陷在挫折的漩渦裡，不如細心地自我檢討，知道錯在哪個環節，別再反覆發生才重要。

靜下來回想所做的事，試著調整心情，在用心檢討中增強我們的調適能力。

謝謝你的信任

多年前，一位阿姨帶著八十多歲的母親來到診間，當母女爽快決定接受脊椎手術時，我忍著內心的激動。因為那是我的骨科醫師生涯的開端，在當年，甚至有醫師刻意留鬍子，只為讓自己看起來老一點，讓病人多些信心。

阿嬤因為脊椎狹窄壓迫到神經，感到麻痛無力，已臥床一個多月，不敢稍有動彈。但沒開刀不會好，而當時卻沒有醫師願意冒風險幫她。我勇敢地幫阿嬤開刀，術後第三天，阿嬤可以走路，她女兒開心不已，從此這家人成為大林慈濟醫院忠實的病人。

「當醫師是很幸運的行業，很容易做好事，讓人家感謝你很久。」

這麼多年以來，手中協助的病人已難計數，但我始終記得這家人選擇相信以及感謝時的歡喜面容。後續我並沒有給這位阿嬤太多的醫療服務，大抵就是關心她骨骼疼痛的狀況、檢查一下用藥，而她和家人常常打電話來，話家常，有時送些小東西。

確實，當想要進步卻沒想像中做得好時，別忘記病人的鼓勵，那是陪伴自己走過酸甜苦辣的力量。

我的團隊我驕傲

想想看一位外科醫師的工作日常，門診時湧上的病人需要護理師幫忙安排、安撫。開刀時、病房術後照顧，都有護理伸出援手來幫忙。身為骨科醫師，我會在術後設想一套適合病人的復健方式，但要教導及盯著病人做，且病人回家後願意持續來確保治療的最佳效果，這都仰賴專科護理師及護理師的投入。

「護理夥伴們太重要了。」當一位外科醫師真的很有福分，有太多的人在幫我，對於能完成的每件事情都要心懷感恩。「少了護理夥伴的幫忙，可是會讓自己變成『跛腳』！」

記得心底的溫度

去問一位修車師傅要如何修車，他是否有可能在五分鐘內說到讓你聽懂呢？

當聽到醫學生或住院醫師提及病人不好溝通時，我會告訴他們：「你們讀了六、七年的書再加上臨床工作三、四年，才能知道這麼多的專業知識，病人怎麼可能在幾分鐘內知道這麼多呢？」病人聽不懂是正常的，所以，要「視病如生」，把病人當學生一樣的教育。

在臨床上會遇到不同知識層面的人、想要知道各種不同知識的人，以及想了解知識深淺不同的人，記得要先判斷病人想要了解到什麼地步，然後把他當成學生一般諄諄教誨，仔細解釋。有些病人很快就懂了，有些則需要花多點心思去教導，當然也會遇到完全無法接受的病人，我們的目標是讓大部分、更多、愈多的人了解治療的方式，並接受治療。

一樣米養百樣人！醫護團隊要面臨不同病人的照護、各種不同的情緒，還有來自於輪班、緊急狀況時的熬夜等不一而足的情況，總讓身心壓力持續累積。護理是很辛苦、有壓力的行業，相對的，你們像是醫師的另一雙手，也能在與病人的互動中獲得許多回饋，應該也算是很有福報的行業。

確實，整體醫療環境改善得比較慢，對護理師的福利與尊重都需要再提升。事實上，有心想要對病人好的護理師，還是可以得到很多好的回應。畢竟生命的意義不只是單純的工作賺錢。

時間寶貴，我盡可能每一天都過得淋漓盡致。每天早上七點鐘抵達病房開始查房，半個小時後與團隊開會；八點半準備門診、開刀。面對每天大量的工作及溝通，唯有堅持按部就班才能亂中有序的完成任務，並且利用簡短的空檔、零碎時間來處理突發的事情，或教學服務研究等各面向的事。

「我們是否對社會有貢獻，利益人群？這也是生命意義的一部分。」我認為，醫療就是一種膚慰，用心去治療，更要溫言暖語地去緩解病人心裡的苦。而護理，就像是醫療無處不在的千手千眼。

用愛一棒接一棒

在研發雞尾酒止痛療法之外，我近些年來專注在我稱為「慈悲的手術」——脊



椎內視鏡微創減壓手術，相較於傳統減壓融合術，能更簡單有效的解決骨刺等問題，讓病人術後回到病房後就能下床走路、展開復健，也減少傳統手術帶來的疼痛與後遺症。

我跟著父母的腳步走上醫學之路，兒子曜駿也推甄就讀臺大醫學系，是延續醫師世家？光宗耀祖？其實，拜充分尊重與樂於分享的教養態度之賜，曜駿從小跟著我參加往診，因而對醫療這份工作產生了使命感，倒不是因為成績好而覺得非讀醫學系不可。

「在社區往診時，發現有些經濟狀況可以的家庭，因為突然有人病倒了，沒了收入而陷入困境。心想當醫師可以幫忙治病，讓他們慢慢自助。」曜駿自我期許能在醫學的領域有所突破、帶給病人更好的改變。

對於我來說，難忘當年那對信任自己的母女，更提醒自己當醫師的初衷，記得那種溫度。或許大家覺得醫療已是夕陽工業，但不變的是，醫療服務可以助人，當把病人照顧好時，會帶來滿滿的成就感。（採訪整理／于劍興、許玉珍）